

# “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尖兵”

徐涛



▲朱启奎

抗战期间，朱启奎受组织派遣，只身前往南京，开始了近十年的“潜伏”生涯。他一面发展党员、恢复和重建党组织，一面积极从事搜集情报、策反等工作。抗战胜利后，朱启奎作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，与其他同志一道认真贯彻、执行上级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精神，继续战斗在“敌人的心脏”，以实际行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## 战斗在汪伪政权的“核心地带”

1940年9月，中共江苏省委从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关系在南京的朱启奎，到南京重建党组织。

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，南京一直是国民党和汪伪统治的“核心地带”。朱启奎在1941年初进入南京，按照上级关于国统区斗争的“十六字方针”（即地下党员要“勤业、勤学、勤交友”，做到“职业化、社会化、合法化”的要求），通过关系，进入南京私立培华中学任外语教师，获得了社会身份。几年间，他自觉贯彻执行党的纪律，凭借着不怕困难、不怕牺牲的精神，一面从事情报收集和策反活动，一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，开展各种群众活动，不仅团结了许多进步人士，还通过关系帮助其他同志进入南京，以“合法”身份为掩护，打入敌伪机关，扩大了党的活动范围。

1942年8月，中共南京工作小组成立，由刘峰、朱启奎负责。1944年6月，上级指示刘峰、朱启奎成立南京工作委员会，由刘峰、朱启奎任正、副书记。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除领导南京的地下工作外，还监管马鞍山、镇江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。刘峰、朱启奎按照上级部署，“继续布点，稳扎稳打，扩大基础”，参与了策反汪伪警卫第三师等工作。

## 智取国民党军“换械情报”

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成立后，朱启奎积极活动，派盛天任打入汪伪陆军部修械所，“利用矛盾、利用合法”，积极收集情报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国民党军政部接收了汪伪修械所。盛天任按照朱启奎的指示，继续在该所“工作”，以待时机。因有背景，加上工作勤勉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“甄别”也没有发现他有任何“可疑之处”，于是盛天任得以被留用。但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让他负责收发信件，粘贴封条等工作，无法获得接近机密情报的机会。在朱启奎等的启发下，盛天任通过关系与一名远

在西安的国民党官员拉上了关系，经过此人的介绍，认识了南京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冷欣。不久，冷欣向修械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打“招呼”，将盛天任安排在抄写文书的位置上。盛天任遂得以接触机密文件，并将其内容抄送给朱启奎。

随着蒋介石、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日益暴露，修械所里的文件抄写工作也越发频繁起来。当时，国民党接收小组组长邓广泽经常找盛天任帮他抄写文件，上面所载内容是国民党部队调动及换械的情况，包括部队番号、首长姓名、从何地调来、原装装备更换情况（如“国械换日械”“国械换美械”等）、开往何地、何时抵达等项都写得清清楚楚。盛天任差不多每天都要抄写报表，往往一干就是一天。当时，国民党正在准备发动内战，部队调动频繁，朱启奎深知这些情报的重要性，指示盛天任任务必要搞到手。邓广泽虽然没有怀疑过盛天任，但他非常狡猾，重要的情报交给盛天任抄写后，一定会在旁边看着盛天任抄完才离开，离开前还要收走草稿。盛天任经过缜密思考，发现了一个细节：邓广泽让他抄写文件时，往往一次需要复写5份，临走时，他不会带走垫在纸张之间的复写纸。于是

盛天任在复写纸上“下工夫”：抄写时改用钢笔，字写得格外“挺拔有力”。晚上，盛天任就会将复写纸偷偷带回家中，交给夫人洪仪征。洪仪征对复写纸上的痕迹进行辨认，再用蝇头小字将内容抄写出来，汇集在一起，送到朱启奎手中，由朱启奎交给地下交通员，转送到党组织、解放区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一份份写有国民党军队在华中、华东、华北、东北地区武器调拨、配置材料的情报，被源源不断地被送到解放区。

## 把地下工作从南京做到其他地区

1946年3月，中共党组织派陈修良到南京任市委书记。1946年4月中旬，陈修良来到南京，和朱启奎见了面。朱启奎陪陈修良熟悉环境，然后再帮助他以“姑妈”的身份搬到一对地下党员的夫妻家中安顿下来。不久，陈修良秘密召开中共南京地下党会议。传达上级关于重建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，成立了南京市委新的领导班子，陈修良任书记，刘峰任副书记，朱启奎等任委员。朱启奎除承担南京的地下工作，还根据组织的要求，负责联系南京外围如芜湖、安庆、镇

江、明光等多个地方的地下党的活动，并负责向大家传达组织上的工作方针和指导精神。

1946年7月，经中共南京市委批准，朱启奎通知何明在芜湖成立党支部。书记是何明(何广鑫)，委员有黄若梅、梁学衡。朱启奎多次来芜湖，研究当地地下工作的进展情况。为了加强力量，10月，朱启奎委派程克文到芜湖从事地下工作。程克文到芜湖后，利用他小学教员身份，以基督教青年团的名义，在年轻教员、中学生中秘密进行宣传活动，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。其间，朱启奎和程克文保持单线联系，直接听取程克文的工作汇报，并给予工作指示。此后，朱启奎不仅在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还组织了爱国学生、工人、市民及其他阶层群众，举行了反对美军暴行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、独裁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。随着全国解放的日益临近，朱启奎受组织派遣，乘飞机去香港，参加中共上海局在那里举办的白区人员训练班，学习、研究城市接管工作。

## 把“江防图”送到解放军手上

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，人民解放军急需国民党军方面关于江防部署的有关情报。时任国民党军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江防指挥装甲兵参谋的沈世猷，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。他利用身份便利，将国民党军从安庆至芜湖的江防部署冒着生命危险取出来，带回宿舍连夜复制；第二天上班时，再秘密放回原处。沈世猷在完全获取敌人的“江防图”后不久，敌人便宣布戒备，沈世猷的外出自由被剥夺，无法把“江防图”送出。危急时刻，沈世猷的夫人丁明俊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前来探亲，把“江防图”塞进女儿的襁褓中带出，又通过单线联系，将“江防图”交给了中共南京市委。

中共南京市委得到这份情报后，决定立即派朱启奎与白沙二人送往解放区。1949年3月上旬，朱启奎与白沙扮成西药商人，将“江防图”和其他地下工作者搜集到的《长江北岸桥头堡封锁港情况》《江宁要塞弹药储存及数量表》等文件用药品纸盒伪装好，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开具的“免检证明”，向苏北解放区进发。遇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哨卡，他们便出示“免检证明”，一路上颇为顺利。但在接近扬州时，突然遭遇到军统便衣特务的临时搜查，“免检证明”也不管用了。搜查中，一个敌人竟打开了装有情报的药盒。朱启奎见状，用手捂住另一个盒子，并故意流露出一些惊慌状。“敏锐”的敌人看到后，立即上来争抢，打开盒子，发现里面装的全是外国高级香烟。众特务不由分说，立即哄抢一空，然后不耐烦地让朱启奎、白沙“赶紧走人”。这样，朱启奎、白沙顺利上路，很快把“江防图”和其他情报交到了解放军手里。有关领导对他们的工作深表赞许，并亲切地称他们是“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尖兵”。

4月23日，南京获得解放。24日天明，朱启奎回到南京，参加接管工作。

(作者系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)

史海  
观澜  
SHIHAIGUANLAN

## 红一军狮子坳设伏歼敌

胡遵远

1930年4月，许继慎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，立即开展建立红一军工作，将分散在鄂豫边、豫东南、皖西三个地区的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，由许继慎任军长兼红一军前敌委员，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红一师师长。红一军共辖三个师，一个独立旅，2300余人。

1930年5月，中原大战爆发，原驻在豫皖边“围剿”红军的国民党部队大批被调走。许继慎抓住有利时机，向敌人接连发动攻势，在短短三个月中，获得了一系列胜利。

7月，许继慎决定挥师进入湖北、安徽交界的英山县，进一步扩大战果。12日，红一军军部率二、三师部队进入英山境内，在金寨地区的燕子河与英山游击队会师。据英山游击队介绍，英山驻有国民党军一个旅，辖两个团，旅部和一个团驻防英山县城，一个团驻防金家铺。许继慎经过缜密思考，很快形成了一个作战方案。

当夜许继慎、红二师师长漆德玮率红二师出发，于拂晓时分进至金家铺，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；周维炯带领红三师前往金家铺以南的狮子坳埋伏。该地是金家铺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。

天亮后，许继慎指挥红二师从北、东、西三个方向猛烈攻击金家铺。守敌仓促应战，稍作抵抗后，就从南门逃出，向县城溃退。许继慎率红二师随后追趕。

敌人在向县城逃跑途中，遭到埋

史海  
观澜  
SHIHAIGUANLAN

## 新四军讨伐徐继泰部伪军

赵荫棠

1943年春，伪军徐继泰部配合日军对盐阜区发动“大扫荡”，趁机窜入滨海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，设立据点25处，并以此为依托，频繁骚扰根据地核心区。徐继泰原为国民党顽固派分子韩德勤的部下，曾多次对新四军挑起冲突，均被新四军击败。徐继泰见自己人员、武器损失惨重，韩德勤也无法给予更多支持，便立即和日伪勾结，不久就被南京汪伪政权委任为“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”。伪军徐继泰部占领根据地边缘地区后，立即推行“伪化”，并跟随日军不断对根据地发起多次“扫荡”和抢掠，对抗日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。

为恢复滨海地区的抗日局面，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兼盐阜军分区在盐阜反“扫荡”获得胜利后，决心利用该地日伪军一部北上、兵力减弱的有利时机，集中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4000余人的优势兵力，发起讨伐伪军徐继泰部的战役。

9月20日，新四军八旅各部队开始接近伪军徐继泰部据点。其中，二十二团对滨海小尖子、二十四团对三套及其东北之李油坊、滨海总队两个连及八旅特务营一连对三套、阜东总队三个连对六套的伪军据点同时发起攻击，使敌人无法相互支援。为减少伤亡，新四军各部队做了充分准备，采取挖坑道的办法，将战士隐蔽于坑

史海  
观澜  
SHIHAIGUANLAN

## 平旺伏击战:解放军做到速战速决

孟玮

1948年4月上旬，解放军华北军区六纵十八旅完成攻打凉城的任务后，奉命南下，当部队行进至山西大同西南的煤峪口煤矿附近时，部队暂时休息，受到当地群众的热情迎接。十八旅指挥员随即向群众打听大同国民党军的情况。据群众说，两年来，驻守大同的国民党三十三军曾和解放军交手数次，被打得损失惨重，其残部龟缩在大同城内，只有在军需、粮食、煤炭等必需品短缺时，才敢派运输队出城。据可靠消息，15日，敌人的运输队会出城前往煤矿拉煤。

十八旅指挥员得到情报后，立即开会研究。大家一致认为：大同守敌显然不知道十八旅就在附近，因此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，于途中设下埋伏，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消灭出城的敌人运输队，削弱大同守敌的力量，为日后解放大同打下基础。

十八旅指挥员将伏击地点选在距大同16里远的平旺、新村间。为保证伏击战的顺利进行，十八旅在伏击圈的外围又安排了两支部队，以阻击敌人援军、阻截逃敌之敌。

4月15日上午，十八旅参战部队秘密进入预设地点，中午12点半左右，据侦察员报告：大同城内守敌派一个营，在一个骑兵连的护送下，乘坐二三百辆运煤马车，向平旺方向

出发了。十八旅指挥员立即命令战士们做好准备。

下午3时左右，敌人的骑兵连以及大车队毫无戒备地进入伏击圈。十八旅指挥员立即指示发出三颗红色信号弹，埋伏在道路两侧的解放军战士同时开火。坐在马车上的敌人遭到突然打击，被毙伤大半，其余的跟着敌营长逃进新村，企图凭借房屋的掩护，固守待援。战士们立即将房屋包围起来。敌骑兵连见状，丢下步兵营，疯狂向前逃窜，结果被埋伏在外围的十八旅部队消灭。

此时，侦察员传来消息，大同敌人已经出动。为了迅速解决战斗，十八旅调来6门迫击炮，对敌人进行猛烈的轰击。几轮齐射后，大部分敌人丧失了抵抗能力，敌营长带着残敌举手投降。

新村战斗激烈进行的同时，大同守敌拼凑了近一个师的兵力赶来救援。当前进到一座铁路桥前时，遭到了十八旅部队的顽强阻击。敌人几次冲锋，也无法过桥，最后只好从大同城内调来几辆坦克，企图以此突破解放军的防线。此时，新村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，十八旅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敌人一个营又一个连，俘敌营长以下240余人，缴获机枪9挺，长短枪220余支，骡马500余匹，大车250余辆。

# 蔡锷指挥泸纳反攻战

贾晓明

1915年，袁世凯图谋复辟，蔡锷潜回云南，与唐继尧、李烈钧等人组织护国军，发动护国战争。

护国军前锋抵达泸州对岸的蓝田坝一带时，张敬尧带领的北洋军已先期进入泸州，加上泸州原有的兵力，北洋军在泸州的总兵力达1.5万人，装备优良，战斗力较强。而蔡锷所率领的滇军仅3000多人，加上起义部队和义勇军，总人数为5000多人。战斗打响后，北洋军依仗优势兵力和早有准备，大举向护国军进攻。

蔡锷抱病赶到纳溪，亲自指挥战斗，护国军英勇作战，双方展开激烈争夺，叙府、纳溪周边阵地几次易手。

护国军部队经连续作战，也已极度疲劳。蔡锷于1916年3月4日命令各部队撤出纳溪及其周边地区，向

永宁方向徐徐撤退。袁世凯的四川将军陈宦和张敬尧鉴于蔡锷的足智多谋，在护国军撤退时，不敢发兵追击，反而致电北京的冯国璋说：“滇军虽暂退，官兵勇敢过人，蔡松坡用兵如神，地方多乐与相助，终不可侮……请公速电袁总统先行停战议和。”

护国军移至大洲驿、叙蓬溪一带后，蔡锷立即召开会议，要大家“整顿队伍，补充军需，休养兵力，一面详侦地势敌情，伺机行动”。

经过短期的休整，护国军各部队的建制和兵源都作了调整，力量有所增强。3月10日，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加入护国军阵营的消息传来，蔡锷立即向将领们宣布这一消息，并部署反攻事宜。

蔡锷经过慎重考虑，于3月17日正式下令：“我军于明日以主力自白节滩方面攻击前进。”他决定采用避实击

虚、迂回包抄的战术，对北洋军的正面只配备少数兵力，拖住敌人，主力绕道击其侧后，发动奇袭。据此，蔡锷命令：“以右翼的赵又新梯团作为主攻部队，自白节滩出发、经双合场进攻纳溪敌主力之侧背；中路顾品珍梯团作为助攻部队，以顾军一部从渠坝驛出发、沿永宁河而下，直攻纳溪正面。朱德、张煦两支从侧翼向蓝田坝迂回前进；左翼以刘存厚所部军队进扎牛滚场、和丰、底棚一带，警戒和威慑江安之敌，掩护主力进攻纳溪。”

3月17日，在蔡锷的亲自指挥下，护国军各部按照既定部署发起总攻。当时，北洋军在广西独立和全国反袁声浪高涨的政治形势威慑之下，士气低落，前线官兵只是修筑工事，消极防御。3月17日当晚，顾品珍率所部两个支队绕道前进，秘密开至茶塘子村一带的北洋军事前。深夜，